

# 丝绸之路

# 圣因 山的 宝藏

[德] 特拉文著  
蔡慧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圣母 山的 宝藏

[德] 特拉文著  
蔡 慧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B. Traven  
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

---

Copyright © 1998 by R. E. Lujan. All Rights reserved.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.

圣母山的宝藏

[德]特拉文 著

蔡 慧 译

---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25<sup>5</sup> 插页 2 字数 273,000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 册

ISBN 7-5327-2219-8/I·1310

定价: 18.10 元

你认为不值得花心血、费力气去找的宝，  
才真是你一生梦寐以求的唯一的宝。  
你日日夜夜东寻西觅的那闪闪发亮的宝，  
可是埋藏在那远山的背坡，你也想去找？

---

# 1

多布斯所坐的这张长凳可不太妙。一根横木条已经断裂，紧挨着的一根又弯得厉害：不得已而坐在这张长凳上，真是活受罪。多布斯受这份罪是他活该受罪也罢，是受的冤枉罪也罢（世人所受的罪多半很冤），反正当时他脑子里可并没有冒出过这样一个念头。除非有人来问他坐得可还舒服，那他才会发觉自己坐得果然难受。可是，才不会有人来问他呢。

多布斯一心在想别的事情，所以坐得舒服不舒服他根本没有去注意。此时此刻他正在琢磨可有什么法儿去解决那个古来就有的大难题——大凡人们一琢磨上这个大难题，别的就什么也不会去想了，就什么也不在心上了。他苦苦思索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：眼下我想个什么法儿去弄些钱呢？

你要是手里已经有了些钱的话，再要弄钱那比较容易：只要看准有哪门行业前景看好，把手里这笔小小的本钱投下去就行了。可要是身边一个子儿也没有的话，要弄上一个半个钱那都难得很。

多布斯就身无分文。甚至比身无分文还不如，因为他不但衣着寒碜，而且连穿戴都不齐全。要开创一番事业，有时候一身

漂亮的打扮就等于是一笔小小的资本哩。

“只要自己积极肯干、办事勤恳，还愁找不到工作？”话当然也是，可谁要是这样劝你，你就宁可去求别人，千万不要去求他，因为他既没有工作可以给你，又没有相熟的朋友知道哪里需要招人。他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所以才对你这样热心劝解，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友爱之情，可是另一方面也表明：他真是太不了解世道了。

眼下只要有人肯招多布斯做工，哪怕是手推小车运大石头这样的活儿，一天要干上十个钟点，他也照样肯干。不过，即使有这样的活儿需要招人，也是绝对轮不到他的，因为早已有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要了，自己的同胞当然要尽先招用，外国人就是能排上个号，也得往后靠。

他朝广场上的一个擦鞋匠望了一眼，看看他的生意如何。这擦鞋匠摆了个摊位，高高的铁制底座，上面安了个单人座位。舒坦的座位上此刻虽然没有顾客坐着，看去倒也相当气派。干这一行竞争也很激烈。有十多个年轻后生摆不起这样的摊子，就像黄鼠狼一样在广场上到处乱钻，寻找主顾。只要看到有人皮鞋不是擦得锃亮，他们就死死缠住人家不放，直缠到人家吃不消。为了把他们打发走，人家只好让步，由着他们再来把皮鞋擦上一通。这班机灵的小后生通常都两个一伙搭档干，找到了主顾就一人擦一只鞋，得了钱两人平分。他们都随身背着小箱子，都还带一只才手掌那么大的小凳，干起活来就在小凳上一坐。多布斯估计，弄这样一套设备大概要花上三个比索。所以，跟多布斯一比，他们就都算得上是资本家了，个个都有投资呢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看他们那副拚命追逐顾客的样子，就足证他们的生计也不是那么轻松的。

多布斯就算有三个比索购置这样一套设备,干擦皮鞋这一行还是不行,因为这里的擦鞋匠全是土著,他总不见得也混在里边算一个吧。这里哪有白人到处乱钻,一路叫喊“擦皮鞋吗,先生”的?他宁死也决不做那样的事。白人可以穿得破破烂烂、三天两头挨饿、在广场上坐冷板凳,也可以不顾脸面向别的白人乞讨,甚至连偷盗犯罪都没关系:这样的白人,倒不会受到其他白人的唾弃,在他们看来他照样还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。可他万一要是在街上替人擦起皮鞋来,或者向个土著伸手乞讨(讨口水喝那是例外),或者提上两桶冰镇柠檬水走街串巷论杯叫卖,那他的地位就会跌到比最末一等土著还低,非落到饿死不可。白人从此再也不会给他活儿干,土著也会把他看成最可恶的竞争对手。土著儿童会来踢翻他的桶子,倒了他的柠檬水,他就是能找到一个擦鞋的主顾,那帮土著擦鞋匠也会把他团团围住,耍恶作剧捉弄他,用肮脏话辱骂他,哪里等得到他把皮鞋擦好,顾客早已拔脚跑了。

有个穿一身白套装的男人逛呀逛的逛到擦鞋摊跟前,坐了下来。擦鞋匠就扑在他的黄皮鞋上忙活开了。

多布斯从长凳上站起身来,慢吞吞走到摊头上,跟那位白衣先生说了几句话。那位先生简直连头也不抬,伸手到口袋里,掏出一个比索,给了多布斯。

多布斯一时间愣住了: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过了会儿才又回去坐在他的长凳上。本来他并不指望会有什么收获,就是有吧,超过一毛钱他就觉得是非分之想了。他抚摩着口袋里的那枚比索。发了这笔财,怎么使用好呢?吃一顿午饭,加一顿晚饭?还是解决两顿午饭?还是买十包“艺术家”牌香烟?还是喝五杯咖啡,每次再吃一个面包卷,即本地人所谓的“法国面

包”？

郑重考虑了好一会儿以后，他终于离了这张长凳，穿过几条马路，上黑熊旅馆去了。

## 2

这家黑熊旅馆要是开在美国的话，那是根本称不上个旅馆的。就是在这上等旅馆极少的墨西哥吧，这样的住处也还是连个够格的旅馆都算不上。那不过是一种低级的客棧罢了。

当时石油开采热已热到了顶点，因此住上等旅馆价钱很贵。石油开采热的升温之快，比上等旅馆的兴建速度要高上千倍万倍，所以名副其实的旅馆就只显其少了。这些旅馆的老板要起价来肆无忌惮：一个很不像样的房间，全部家具总共就是一张最简单的床铺、一把坐下去会吱吱直叫的椅子，加上一只破桌子，住一宿少则十块钱，多则五十块。旅客住在这儿，充其量也只能指望蚊帐没有破洞，能把床铺罩得严严实实，冷水淋浴龙头要么白天，要么夜里能有个时间供水，如此而已。

黑熊旅馆的底层，左边开了个铺子，掌柜的是个阿拉伯人，卖的是鞋子、靴子、衬衫、肥皂、香水、女式内衣以及各种乐器。右边也是一家铺子，什么帆布躺椅啦，精品铜床啦，床垫啦，照相机啦，各式长短枪啦，弹药啦，石油勘察石油钻探一类的书籍啦，网球拍啦，手表啦，美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啦，汽车零件啦，手电筒啦，这里都有出售。这家铺子的老板是个墨西哥人，英语说得相当不错，这一点，他在橱窗上处处都向大家显示了。

两家铺子之间有一道长长的走廊，一直通到旅馆的内院。走廊上有一扇十分厚实的大门，门一关可以跟街上断绝出入，不



过这门却一直日夜开着的。

楼上一层，临街一边有四个房间，朝院子一边也有四个房间。这样的旅馆这样的房间，再简陋还能怎么样简陋呢，可是在这里住一夜，没有十二块钱是不行的——当然洗澡还得另外收费。旅馆里总共只有两个冷水淋浴龙头。供热水那是从来没有的事。由于水源不足，两个淋浴龙头经常滴水全无，因为这里的水大半还是向街头的卖水人买来的。这种卖水人用五加仑的汽油桶装了水，由毛驴驮着，专门运来卖给人家。

二楼的八个房间里，作客房用的只有前楼两间加后楼两间；其余四间是旅馆老板和家人自住的。老板是个西班牙人，几乎从来不见他的面；旅馆的一切粗细活儿自然都得职工去干，旅馆的生意也都交给了职工照管。

旅馆的真正的生意倒并不在于这几个房间，事实上这几个房间也经常是一连几星期没有一个客人，因为石油开采虽说热极一时，人家出这样的价钱住这样的房间，还是觉得这一刀给“斩”得太冤：你看看这里的臭虫，客人睡不到两个钟头就都受不了，这一夜还想睡下去的话就只能另换家旅馆。老板却不肯降低房价，对臭虫也只是偶尔才采取些措施。经老板这么一清剿，百分之九十的臭虫反倒觉得比以前更优哉游哉了。

这家旅馆的生意主要来自那个院子，住在院子里的顾客并不在乎臭虫不臭虫，也不在乎家具是多是少，他们觉得要紧的事只有一件：一张床铺要多少钱？

院子的四面都是用最蹩脚的木板搭成的棚屋，久经日晒雨淋，木板都裂的裂、烂的烂了。棚顶一部分盖的是瓦楞板，一部分盖的是油毛毡，反正全是漏水的。屋门多半只有一副铰链支撑在那里，没有一扇是能够关严的。这里哪一间屋子也避不开

人的眼睛。每个棚屋的门楣上方都有个黑漆写的数字,以资识别。

棚屋里一张挨一张的床铺,比那要命的战争时期野战医院里排得还紧。每个铺位上都钉了块标牌,标着铺位的号码。一张床两条床单,按说应当是又白又净、没有破洞的。可那也只是按说而已。每张床上还备了一条薄薄的毯子。不过那简直没有一条不是破洞面积比可盖部分还大的。毯子一律都是深色的,所以也无从看出这些毯子出厂以后可曾洗过一次。每张床上都还有个发了硬的小枕头——硬得简直就像块木头。

光线和空气都是通过门洞进来的,此外木板上还有许多裂缝,也能透光透气。不过这些棚屋却永远空气混浊,味道难闻。四下的地板几乎没有一处不是踩穿了的,地板下面就是泥地,有时烂,有时干,可是耗子、蝎子、小而毒的黑蜘蛛、百脚等等,却长年在泥地里横行无忌。

这院子四周都给楼房团团围住,所以通风是根本谈不上的,太阳就是直升到了当头,院子里也透不进一点阳光。这里的茅厕,比那要命的战壕里拉屎撒尿的地方好得也实在有限。

空气已是这样令人不快,又加上院子中央总还烧着一堆火,冒出一股浓烟,整个白天不断,还一直要烧到深夜。举凡天下一切可烧之物,这里都会拿来当燃料烧,旧皮鞋、粪干什么的,都照烧不误。火堆上架起了旧汽油桶,有个唐山佬就在桶子里煮他替人洗的衣物。他在院子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租了一间另搭的小棚屋,招了四个同胞,就在这里开起洗衣作坊来。当时石油开采正是最兴旺的时期,干洗衣这一行是很能赚钱的,旅馆老板当然也从中抽取了一定的份额。

旅馆的门厅就作大堂用,那也就是由街门口通往院子的那

条走廊了。就在快要进院子的地方,左手里有个经理室。经理室朝向走廊的一边有一扇小窗,经理处理一切业务都通过这个窗口。经理室另外还有一扇窗子,他可以由那个窗口注意观察院子里的一切动静,决不至于让顾客付了二等的价钱,去睡个头等的床铺。

占了经理室大部分空间的,是一些巨大的搁板架,边上围了金属网,里面一格格堆着的尽是大小箱子、布袋行囊,一直堆到天花板。经理室后面另外还有个间,有门相通,门却从来不开,里面的搁板架更多,都堆满了客人的行李财物。客人谁也不愿冒险把包啊箱啊什么的留在住处。

这些搁板架值班接待员看得很严,保存在这里的不仅有住宿客人的东西,还有住了一夜却付不起第二夜房钱的一些主顾的财物。这些客人住了一夜以后,就只能在街头睡长凳,或是在码头附近的偏僻角落里、河边的大树下找个地方睡了。在那种地方睡是不会有旅馆经理来讨房钱的,不过有时候碰得不巧,也有因为身边还有三毛钱而遭人谋害的。

房钱至少已经付过了一夜,客人认为自己这就有权把东西请旅馆代为保管了。他要是想换件衬衫,或是换条裤子,或是要拿点什么,他就来到旅馆里,要来了自己的包包袋袋,取出所要的东西,然后把包包袋袋仍请经理保管。经理也根本拿不准这人眼下是不是还在旅馆里住,他也许是出于礼貌,也许是满不在乎,所以也并不追问。后来终于有一天,那一位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,急需快快换个环境了。他没有钱搭船乘火车,只得依靠那生来就可以免费使用的交通工具。靠两条腿走,他可带不了包啊箱啊的——在这热带地方带着怎么走呢,这里又不能沿路搭便车。今天他也许已经身在巴西,或者到了阿根廷,到了香港,

也说不定早已暴骨在委内瑞拉或厄瓜多尔一带的烈日下,连骨头都快发白了呢。谁去管他!也许是遭人杀害的,也许是渴死的,也许是叫老虎吃了,也许是叫毒蛇咬了。不管包包的主人是死是活,那包包可还是在旅馆里保存得好好的。

后来终于有一天,搁板架上旧客人的箱箱包包、囊囊袋袋再也放不下了,新来客人的行李也找不到一点插足的余地了。于是旅馆老板便下令来一个大清理。

这里寄东西是从来不发号牌的,你不能要求这样的旅馆提供那样高标准的服务。有些包包上自有标签标明主人的姓名。有些包包上所贴的标签则是哪家捷运公司的,或是哪艘客轮的,或是西班牙啦,摩洛哥啦,秘鲁啦一些外国旅馆的,包主人凭这些标签就认得出来。也有些包包上面用粉笔或铅笔写着包主人的名字。可是包主人尽管一看包包的外表模样就认了出来,却往往就是取不到手,因为他把包包交给经理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名字,如今早已忘了——为了贪图方便,这些日子以来他已经把名字换过好几次了。

许多箱箱包包上的标签已经掉了,或是撕了,有的标签上沾了油脂,被耗子吃在肚里了。用粉笔或铅笔写的名字日久也脱落淡褪了。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况,就是那值班接待员忘了问包主人姓甚名谁,要不就是客人上门时喝得醉醺醺的,连自己的姓名也记不得了。碰到这样的情况,值班接待员在包包上就只写了安排给客人的床位号码,客人即使知道过这号码,不用说一转眼也就忘了。

有些东西寄存已有多久是很难确定了。经理也好,老板也好,他们就都根据东西上那层灰尘积了有多厚,来估计存放已有几个月。他们用这种方法作出的判断,绝少会出错。

大清理时旅馆老板当着经理的面，打开行李包裹来翻寻一遍，看看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好拿来偿付他的保管费。他看到的多半只是破衣烂衫、废旧杂物，因为有值钱东西的人，也不至于会到黑熊旅馆来住，即使来了，住了一夜也决不会住第二夜。

破衣烂衫自有人等着要，就都送给了他们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再不像样的衬衫、再不像样的裤子、再不像样的鞋子，总会有人看见了说：“请给了我吧，你看看我身上穿的什么呀。多谢你啦，先生！”真是莫道人何穷，还有自叹更穷人。

### 3

多布斯没有带提箱，连纸板盒、纸袋都没有一个。就是有，他也不知道里边放些什么好呢。他在这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，就都在那几只裤袋里了。他没有马甲、没有外套，已经好几个月了。这些东西早就跟他分手了。反正他也用不到穿这些。在这里，除了外国来的游客和存心摆阔气的人以外，是谁也不穿外套的。在这里穿外套，看起来就像坐不起出租汽车的纽约人头上戴顶大礼帽一样滑稽。

多布斯走到那旅馆值班接待员所在的窗口前。窗沿上有块木板，上面摆了只陶制水壶。这是旅馆里的公用水壶，客人喝水一概在此。房间里、棚屋里都是无水供应的。渴了，就得从床铺上下来，到这里取水喝。老资格的主顾，特别是夜里常常觉得口渴的主顾，在临睡前总要拿只酒瓶，装满了水，带到屋里。

经理在白天还兼司值班接待员的职务，此人年纪还轻得很，不会超过二十五岁。他身材矮小，又极瘦削，一颗鼻子既长且细。从他这鼻相就可以看出他天生是一块旅馆伙计的料。双颊

凹陷,眼睛眶进,周围是乌黑的一圈。他患有疟疾,所以脸皮变成了淡黄色的,间或有些绿幽幽的斑驳。那副模样,仿佛随时都可能会死下来似的。不过你要这样想那就错了,先生,要是碰上一个强横的水手胆敢骂骂咧咧出言不逊,他的拳头可不饶人。他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,到六点夜班接待员就来接他的班。下了班他总要到广场上,以散步作锻炼,兜上五十个圈子。

这家旅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打烊,所以做接待员是够辛苦的。不管白天黑夜,从来也没有半个钟点的空闲,往往半个钟点里就至少有一两个客人得去叫醒:该去上工了。游客是绝少上这个旅馆来的,就是有来的,多半也是由于稀里糊涂跑错了地方,后来回到国内逢人就说:墨西哥敢情是那么个肮脏的国家!

这里的顾客基本上只有两种人:一种是做工的,有有工做的,也有没工做的;还有一种是水手,有的是误了上船给甩下的,有的则是从船上逃出来的。偶尔也有一两个开采石油的,上星期还是堂堂百万富翁呢,可这个星期就破产成了穷光蛋:不是油井采枯了,就是油井根本出不了油。一般说来在这里借宿的都是些面包师傅、铺路工人、专门替人看屋守夜的、小餐馆的厨子跑堂、卖报的小贩;还有好一些人,很难说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、干的是什么行当,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。这些借宿的人有不少本来也可以找户人家或者找个私人宿舍,去租个房间住,那样就可以睡得安逸些,不必老是跟形形色色的小偷、骗子、赌棍、无赖、流浪汉、冒险家等等混在一起——只要付得起房钱,那号人物也照样都能在这里住。在这里区分阶级的唯一标准,就在于你对一个问题怎样回答,那就是:“房钱你是付得起,还是付不起?”许多正正派派的工人,是因为看这家旅馆靠得住,能准时把

人叫醒,让他别误了上班,所以才长住在这里的。他们宁可在这里住,宁可混在这五洲汇集的人类渣滓堆中,免得万一上工迟到,把饭碗打碎了。

早夜两班的两位值班接待员都很能干。旅馆里新客人来,老客人去,日复一日。每个小时都有新面孔出现,白天如此黑夜也是如此。这里什么国家的人都有。来来往往的有白人,有黑人,有棕种人,有黄种人,还有红种人。有老有少,有高有矮。可是那两位接待员却从来不会认错了人。不管谁从窗口走过,值班的那位一看马上就能认定此人付过了房钱没有。如果还不能肯定,那也只消朝登记簿上膘一眼,再注意看一下这人进的是哪一间屋。这些棚屋都没有锁,所以也根本用不到钥匙。机灵些的人简直就可以随便找一间屋溜进去占个铺位睡。不过那两位值班接待员也真是好本领:客人的相貌、所用的姓名、铺位的号数、付过了多少房钱,这几条对不对茬儿,他们一看心里马上就有数。

这些棚屋里还用破木板隔出了几个小间,里边放上了又破又旧的双人床。那几个小间实在是小,床一放下,也就只剩一条尺把宽的狭狭的缝了,住这儿的人也只能勉强就在这条狭狭的缝里脱衣服了。这些笼子般的小间是租给带女人的人住的。这一等住处,收费每人一个比索。

有两座棚屋是专供女客住的。那里的门也一样锁不上、关不紧。借住在那里的多半是一些饭店和旅馆厨房里雇用的女工。尽管晚上有人要摸进这些女客房很容易,其他的客房里又都满是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男人,可是比起一些为了要博取正经的名声而小题大作的旅馆来,女客住在这里倒反而要比住那种地方来得安全。女客房里决不会有男人醉醺醺闯进来骚扰。

根据旅馆和旅馆里男客的不成文法,任何男人如有侵犯馆内女客的企图,他就休想活到天明。男客们对女客房从来连靠近些都不敢,免得有借板壁裂缝偷看之嫌。在满院子的棚屋里,唯有女客的床铺是张了蚊帐的。男客床铺上没有蚊帐,对不起,也只能将就了。

客人中有不少已在这里住了两三年,甚或有长达五年的。这些老资格在棚屋里往往占的是角落里的铺位,角落里比较清静,那是一般铺位所无法比拟的。在这里住又比住私人宿舍自由,爱来就来,想去就去。不会有房东太太来问这问那,来唠唠叨叨大谈其做人的道德啦,死后的报应啦,好像觉得不说就没有尽到责任似的。

棚屋里没有壁橱,连个最蹩脚的衣橱都没有。睡在屋子中央的铺位上的,只好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一张破椅子上,或是用绳子给系在床下。占得了一个角落的,睡在靠墙的铺位上的,可以把衣服挂在钉子上。有的把衣服放在木箱里,藏在床下。也有些人把东西都往墙上一挂,用粗麻布罩好,然后拿绳子横一道竖一道紧紧扣住在墙上,这样即使有小偷想要从那一大堆衣服中拉出条把裤子、件把衬衫什么的,也就很难下手了。

失窃的事是绝少发生的。谁要是带了个包裹出旅馆,值班接待员盯上来的那两道目光之厉害,足可叫心里有鬼的人放下包裹就逃。小偷要是进了这家旅馆,警察他不怕,坐牢他也不怕。他怕就怕被抓住后的那一顿打——怕得那才叫够呛呢。值班接待员只消朝院子里喊上一声,院子里不管白天黑夜总少不了有一二十个客人在那儿闲荡,他们会把小偷拉进一个棚屋,结结实实给他一顿教训,叫他不但深深地铭之于心,连皮肉都留下了纪念,在此后的七天里他只要手指一动,眼皮一抬,就会痛得



叫起来。这种教训可管用了：一次教训，可以保证旅馆里两个月内不会再有窃案发生。

只有老资格的客人才会把一些衣物摆在棚屋里，管自去上工。他们的外套、裤子、衬衫，值班接待员都看得熟之又熟，谁要是偷了衣服妄想穿在身上混出去，会不叫逮住才怪呢。

值班接待员所在的那间屋里，除了安有一张小办公桌以外，还备了一只保险箱，客人的贵重物品如现金、证件、手表、戒指以及仪器之类，就都存放在这保险箱里。这里边不只有测定地质、测量地形、探矿采矿的各种各样器械用具，而且还有各式长短枪支，墙上还挂有钓鱼的成套用品，那不是寄存在这里便是留下来抵作房钱的。

在角落里，以及值班接待员手边的一些小搁架上，还堆着许多小包裹、纸板箱和书本子。这些都是暂寄一两个小时，准备就来取的。结果却大半无人来领。有一些东西的物主说不定已经到了世界的另一头了呢，因为你想呀，假如一个人正要找活儿干，他走到码头上，正好碰上一艘船就要开，却还少一两个人手，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跳上船去吗，包裹仪器什么的自然就顾不上去取了。经纬仪不能当饭吃，要卖也很难脱手，要是旧货店、当铺里货满为患，要卖二十块钱都成问题。可是有了活儿干就有了饭吃，只有傻瓜才会连一些仪器、钓具、枪支都舍不得丢掉，摆着这样一个干活的机会却肯轻易放过，到了船上一天三顿饱饭那总是少不了的啊。

有一只搁架是分隔成好多小格子的，上面放满了寄给客人的信。不少是娘寄给儿子的，妻子寄给丈夫的，姑娘寄给情人的，都成扎成扎堆在那里，面上积起了厚厚的灰尘。收信人也许是已经去世，也许是正在丛林深处干活，忙着开辟新油田，也许